

试析普通话口语能力的构成^{*①}

王跃平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221116)

摘要: 普通话口语能力是一个复杂的活的系统。向系统外看,它只是口语能力的一部分,而口语能力又只是语言交际能力的一部分,语言交际能力只是交际能力的一部分。向系统内看,它是由汉语知识(汉语认知能力)与汉语口语的听的技能、说的技能、朗读技能构成的综合体。只有从理论上弄清普通话口语能力的构成,才能为对下一代这种能力的训练制订出科学的教学大纲,开发出结构合理的课程体系,编写出符合语言习得规律的教材;才能为这种能力编写科学的标准和测评体系,创建出信度、区分度双高的测评题库。

关键词: 语言交际能力;口语能力;普通话口语能力;构成要素

中图分类号: H1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6)06-0132-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6.012

一、引言

口语能力是语言交际能力(又称“交际语言能力”)的一部分。中外学界对语言交际能力曾有过热烈的讨论。Hymes(1967)首先把“语言交际能力”定义为“学习者在特定环境中所具有的运用语言与人交际、沟通的能力”^②。Canale & Swain(1980)提出了“语言交际能力模型”,认为:语言交际能力由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构成。^③Canale(1983)又把该模型修改为:语言交际能力由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构成。^④之后,Bachman(1990:84-109)发展了前人的认识,认

为语言交际能力是把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的场景特征结合起来创造并解释意义的能力,它由语言能力、策略能力(即运用语言知识实现交际目的的心理能力)、心理生理能力(语言交际时牵涉到的神经和心理过程)构成,语言能力又由语言组织能力(含语法能力和语篇能力)和语用能力(含语义能力、功能能力、社会语言能力)构成。^⑤而Celce-Murcia等(1995:10)则认为:语言交际能力由语篇能力、行动(即将语言的言内之意转化为实际语言的使用)能力、社会文化能力、语言能力、策略能力五个部分组成。^⑥基于前人的研究,美国政府于1996年公布了《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欧洲理事会文

* 收稿日期:2016-08-18

作者简介:王跃平(1957—),男,江苏海门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ZDA125-1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YYB006)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PAPD)的资助。

②Hymes, D. Model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sett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67.23(2).

③Canale, M. & M. Swain.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Applied Linguistics*, 1980.1-47.

④Canale, M. *Fro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o communicative language pedagogy*. In J. Richards & R. Schmidt (ed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Longman 1983.

⑤Bachman, L.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 Oxford: OUP 1990.

⑥Celce-Murcia, M., Z. Dornyei & S. Thurrel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 pedagogically motivated model with content specifications. *Issu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1995.(2).

化合作教育委员会于2001年制订了《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育、测评》,并于2003年修订后以英、德、法三种语言正式颁布^①。二者是对语言交际能力构成要素的进一步细化,是指导语言教学、语言交际能力测评的纲领性文件。国内对人类语言交际能力问题研究成果较少。虽然外语界、对外汉语教学界、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界的诸多同仁在讨论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汉语水平考试(HSK)、汉语能力测试(HNC)、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MHK)等的内涵时,也涉及语言交际能力的分解及其指标描述问题,但基本上是沿袭西方人的观点、套用他们的“模型”。国内较早关注“汉语交际能力”的是范开泰(1992)。他认为:“汉语交际能力包括汉语语言系统功能(即使使用汉语时具有合语法性和可接受性)、汉语得体表达能力(能根据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具体条件和说话时的具体语境选择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以取得最理想的表达效果)和汉语文化适应能力(即使用汉语进行交际时能适应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习惯)。”^②刘大为(2003)认为:语言能力包括:(1)语言知识系统;(2)有效使用语言知识系统完成某种言语行为的策略系统。^③杨亦鸣(2012)通过对教材的编写,来表达他的团队对汉语口语能力构成要素的认识:汉语口语能力包括:汉语标准语言知识(规范的汉语语音、汉语词汇和汉语语法知识)、汉语社会语言能力、汉语职业语言能力和汉语艺术语言能力。^④之后,刘淑学和于亮(2013)、刘淑学和余光武(2013)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⑤。国内学人对汉语交际能力、汉语^⑥口语能力构成的探讨,对本文的探索具有重大启发意义,是

本文研究的重要基础。但总体上看,国内对普通话口语能力问题研究队伍太小,成果太少,离国家、社会对我们的要求(如开展普通话口语能力训练及其水平测评等)还有较大距离。

只有从理论上对普通话口语能力的构成成分作出科学解析,我们才能为国民或下一代的这种能力的习得制订出科学的教学大纲,开发出结构合理的课程体系,编写出符合教学规律、汉语口语能力习得规律的教材;才能为这种能力编写科学的标准和测评体系,创建出信度、区分度双高的测评题库;才能对国民、对下一代进行高效的汉语口语能力训练,从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汉语口语能力。基于此认识,本文拟就普通话口语能力的构成问题作些粗浅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二、交际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

要对普通话口语能力有一个明确定位,首先要弄清“交际能力”、“语言交际能力”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彼此关系到底是什么。

交际能力就是运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实现交际目的的能力,它包括语言交际能力和非语言交际能力。前者即运用语言符号(包括母语符号和非母语符号,包括语音符号和文字符号)实现交际目的的能力;后者即运用非语言符号(即人类特意创制的非语言的人工信息载体)^⑦实现交际目的的能力。——这里所谓的“运用”,包括积极运用和消极运用:“积极运用”即运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知识生成信息载体;“消极运用”即运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知识理解信息载体。交际能力是人综合素质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交际能

①刘壮等:《〈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和外语教学理念》,《外语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4期。

②范开泰:《论汉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世界汉语教学》1992年第1期。

③刘大为:《言语学、修辞学还是语用学?》,《修辞学习》2003年第3期。

④杨亦鸣:《语言能力训练——口语篇》,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⑤刘淑学:《汉语语言能力标准制定刍议》,《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刘淑学和余光武:《汉语语言能力描述语库建设刍议》,《语言科学》2013年第6期。

⑥汉语包括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包括汉民族标准语和汉民族方言。普通话即现代汉民族标准语,为行文简洁计,本文有时用“汉语”来特指普通话。

⑦关于非语言符号问题,请参见拙文《试论非语言符号的特性与表达功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力;它是发展变化的,其过程是“近于无→小→大→小→无”。一个人的交际能力是内在的,隐性的,是通过主体的具体言行反映出来的。

语言交际能力,是运用母语或非母语的语符号生成信息载体和理解运用语符号所生成的信息载体的能力。简言之,即运用语言做事和理解运用语言做事的能力。从其构成来看,语言交际能力,却是一个活的复杂系统。它不仅涉及语言本身的问题,还涉及语言以外的问题,诸如思维和认知水平,对百科知识、交际情景和交际对象情况等掌握程度,对社会人生的体验情况,对社会文化规范的把握程度,等等,这些问题盘根错节,没有纹理。因此,要对语言交际能力作出非此即彼的分析,简直没有可能。然而,世界虽然是一个连续体,但科学是“任性”的,它总会不遗余力地对这个连续的世界作出认知上的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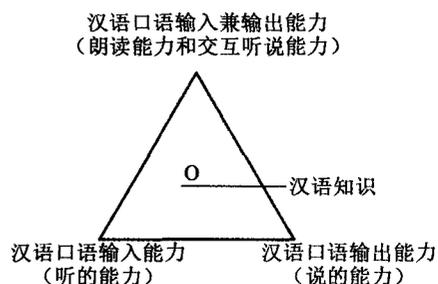
我们认为,语言交际能力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首先,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作为人类活动样式之一,语言交际活动也有“定向”和“实施”两个环节,其中语言知识是定向的工具,语言技能控制着语言活动的实施。因此,语言交际能力应该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两大方面。其中,语言知识又包括语音知识、词汇知识(词义知识)、语法知识——或者说,语言知识又包括语形(语音串、字符串)知识以及语形与语义的固定性匹配知识;语言技能又包括语言组织能力、语言使用能力和语言理解能力。其次,从控制论的视角看,语言交际能力本质上是人脑对作为意义载体的语符号的输入、输出能力。据此,语言交际能力可分为语言输入能力和语言输出能力两个大类。粗略地说,前者又包括听的能力和读^①的能力;后者又包括说的能力和写的能力。再次,从交际媒质的视角看,语言交际能力还可分为口(头)语交际能力和书面语交际能力。前者又包括使用母语语音符号进

行交际的能力和用非母语语音符号进行交际的能力;后者又包括使用母语文字符号进行交际的能力和用非母语文字符号进行交际的能力。综上所述,语言交际能力只是交际能力的一部分。

三、普通话口语能力

显然,口语能力也只是语言交际能力的一部分,而汉语普通话口语能力又是口语能力的一部分,是指使用汉语语音符号进行交际的能力。下面,笔者将基于上述分析来探讨普通话口语能力的构成问题。

首先,我们把普通话口语能力分为汉语口语输入能力、汉语口语输出能力和汉语口语输入兼输出能力。三者关系可图示如下:



汉语口语输入能力,即听的能力,包括汉语知识和听的技能;汉语口语输出能力,即说的能力,包括汉语知识和说的技能;汉语口语输入兼输出能力,即朗读能力(包括汉语知识和朗读的技能)和交互听说能力。“交互听说能力”是为说而听和为听而说的综合能力,包括汉语知识和交互听说技能。总体上说,三种能力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彼此渗透、彼此转化、彼此影响。而从语言交际能力的发生、发展情况看,汉语口语输入能力无疑是最基础的,它的形成和发展可推动汉语口语输出能力、汉语口语输入兼输

^①这里所谓的“读”,特指默读。朗读的能力属于口语交际能力,是输入兼输出能力。对文字符号的视觉感知,这是输入;读出文字符号的语音,这是输出。通过让被试朗读文字材料来测试其口语能力,实际上是对控制论的“黑箱方法”的运用。

出能力的形成和发展。^①

由于汉语口语交互听说能力在理论上仍可分析为汉语口语输入能力和汉语口语输出能力,因而普通话口语能力的剖析只需从听的能力、说的能力和朗读能力三个侧面入手;又由于汉语知识都是为汉语口语的听、说、读三种能力所包含了的,因而可以单独抽取出来加以剖析。

(一) 汉语知识的构成

所谓的“汉语知识”(普通话知识)不是汉语语言学知识,不是理性的学科知识(术语知识),而是经由汉语实践获得的汉语经验,一种能够按照汉民族的语言规则把声音与意义联系起来的经验——本质上,它就是汉语认知能力。我们认为,汉语知识包括汉语语音知识、词汇知识、语法知识、汉字知识以及汉语书面语标点符号知识等。

汉语语音知识包括:(1)把握 5500 个常用规范简化汉字(详见《汉字应用水平等级及测试大纲》附录 A)的标准字音(声韵调)、一字多读,以及部分汉字在特定语境(语流)中的音变(如变调、儿化等)规律;(2)把握常用双音节词、三音节词、四音节词的标准读音(含轻重音读音规律/格式)、常用同形词的读音,以及某些词语在特定语境(语流)中的音变规律;(3)把握汉语语句特有的音步、停延段、语调段的切分规律;(4)把握汉语语句的语法重音规律和句调(包括句中句调和句末句调)表意规律(即句调与情态语气意义的匹配知识)。

汉语词汇知识包括:(1)掌握规范的 15496 个汉语词(详见《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附录)的广度知识,即对这 15496 个汉语词的(在汉语系统内部的)最常用含义的把握;(2)掌握规范的 15496 个汉语词的深度知识,即这 15496 个

汉语词的形式(规范包括词形、词音)、意义(汉语系统内的其他非基本义)、用法(分布规律)有比较全面的把握。^②

汉语语法知识包括:(1)能区分是否合乎语法的汉语句子;(2)能区分句法结构相同但意义不同的汉语句子(歧义句);(3)能区分句法结构不同但意义相同的汉语句子;(4)能够区分不同句类、句型、句式的情态语气意义;(5)能熟练地通过调换、增加或删除句子中的实义性副词来改变句义;(6)能熟练地通过调换、增加或删除句子中的语气词、语气副词、连词、助词、叹词、插入语成分来改变句义;(7)能熟练地按照汉语习惯使用量词。

汉字和汉语书面语标点符号知识包括:(1)把握 5500 个常用简化汉字的意义和规范的字形;(2)把握 16 种汉语书面语标点符号(句号、问号、叹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破折号、括号、省略号、书名号、引号、连接号、间隔号、着重号、专名号)的节律功能和表意功能。

总之,普通话知识(汉语知识)是输入能力、输出能力的基础。

(二) 听的技能构成

我们所谓的“听”,是指借助听觉从口语中提取信息、建构意义的认知过程。这里,包括三层意思:(1)听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活动,一种对口语形式及其意义的认知活动,涉及主体对所感知的语音内容的自我调节、涉及认知图式的同化、顺应;(2)听是语音对听觉神经的刺激,因而听的过程有一个感知环节,涉及听觉能力^③;(3)听的目的是从口语中提取信息、构建意义,它需要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已有的知识储备,借助联想、想象、推理等思维形式,因

^①从语言习得规律而言,听(输入)总是先于说(输出),只有听得多了,才能学会说。从听的能力在语言交际能力构成中的地位而言,其重要性要远大于说的能力。因为,说是主动的输出,不会说的可以不说或者少说,也可以通过口头禅、重复等策略边想边说,还可借助神情体态来协助说;而听是被动的输入,对方未必知晓哪些话已听懂,哪些话没听懂,也不会等你听懂了某一句话,再讲下句。如果听不懂,就不能作出正确的反应,交际就会归于失败。

^②关于“词汇广度知识”、“词汇深度知识”概念,可参见李晓《词汇量、词汇深度知识与语言综合能力关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 年第 5 期。

^③本文所谓的“口语能力”是对正常人而言的,而听觉、视觉等“五觉”能力为每一个正常人所共有,故本文就把听觉、视觉等“五觉”能力给剔除出来了。其实,口语能力中是包含了“五觉”能力的。

而听的行为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行为,而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创造性行为。这里的“口语”,可以是一个话语或一席话;也可以是对一篇(或一段)文章的朗读。

对用汉语普通话语音符号所创制的话语(下称“汉语口语”)的听的技能,就是借助听觉从汉语口语中提取信息、建构意义的技能。对汉语口语的认知包括复述性的、解释性的、评判性的和创造性的四个层次,因而听的技能也相应地包括复述性的、解释性的、评判性的和创造性的四个层次。

“复述性的听的技能”就是这样一种技能:能对汉语口语材料字面意义有一个整体感知,能凭借记忆复述或转述主要内容,即什么人、什么物、什么事、什么情节等。汉语口语的字面意义是汉语语言系统内的意义,是汉语社团约定的,在词典(或人脑词库)中可以找到的;因此,复述性的听的技能实质上是主体对听觉技能、语音感知技能、识记技能和汉语语言(语音、词汇[词义]、语法)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它包括:(1)能复述或转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2)能复述或转述主要观点和论据;(3)能复述或转述某项工作的简单操作程序。

“解释性的听的技能”,即能够根据话题、情景、上下文等语境因素把握汉语口语材料所含信念、情感、意愿的技能。具体言之:(1)能对口语材料的主要的、重要的词语(词和短语)作出正确解释;(2)能对口语材料的重要(或关键)语句的深层含义作出正确的解释;(3)能对整个口语材料所蕴涵的言者的假设、观点、信念、情感、意愿、意图等作出正确的理解。解释性的听是对复述性的听的进一步发展,它不仅需要听懂字面意义,还需要听懂字里意义;它要求主体具有分析综合能力、语用推理能力。

“评判性的听的技能”,即能够对汉语口语

材料的内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作出正确评价的技能。具体言之:(1)能对口语材料中直接明示的主要或重要观点、说法作出比较中肯的评价;(2)能对口语材料所蕴涵的言者的基本观点、信念、意愿、意图等作出比较中肯的评价。评判性的听又是对解释性的听的进一步发展,它要求主体有较广博的学识、较高的思维水平。

“创造性的听的技能”是这么一种技能:在评判性听的基础上,超越汉语口语材料本身,产生新的观点、见解,或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新答案、新途径。具体言之:(1)发现口语材料所涉及的新理念、新方法,并拓展之。(2)就口语材料所述内容,提出自己独到的思考,并能阐明理由;(3)就口语材料所言及的相关材料,发现并提出新的问题。创造性的听的技能处于听的技能的最高层次。

上述四种听的技能,其彼此是递进关系,即后一种技能涵盖着前一种技能。——当然,所谓的“递进关系”、“涵盖关系”是相对而言的,它是对同一口语材料而言的。如果口语材料甲不同于口语材料乙,那么对某一听者而言,他要完成对甲的“复述性的听”可能要比完成对乙的“创造性的听”更困难。问题在于口语材料内容的难易程度不同。

(三)说的技能构成

我们所谓的“说”,是主体意义的输出过程,就是主体借助发音器官用语音形式把对世界的感受、认识、疑惑,对他人或自己的主张、建议、祈求、承诺、意愿等表达出来。首先,说的技能可分为语篇技能和语用技能两大块。其次,语篇^①技能又可分为语形衔接技能和语义连贯技能两个部分;语用技能又可分为使语言表达式^②可理解的技能、使语言表达式服务于交际意图的技能、使语言表达式得体的技能、使语言表达式适应汉文化的技能和灵活运用语用策略

^①西方学者从宏观视角研究语言时经常使用“text”、“discourse”二词。但对其中的任何一个而言,指的是书面语言、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兼口头语言?他们的说法又很不一致。我国学者在引进“text”、“discourse”术语时,其译文也是一片混乱。“text”被译为“语篇”、“篇章”、“文本”、“课文”、“话语”等;“discourse”被译为“语篇”、“话语”、“篇章”、“语段”等。在这里,我们所谓的“语篇”特指(等于或大于句子的)口头语言作品。

^②狭义上,“语言表达式”仅指词和短语,广义上还包括句子。此处取广义。

的技能五个部分。

语形衔接技能,即在组句成篇的过程中运用语言衔接手段使语流自然、顺畅的技能。它包括:(1)时间衔接技能(含:会使用“先时性时间衔接”的关联性语词进行衔接;会使用“同时性时间衔接”的关联性语词进行衔接;会使用“后时性时间衔接”的关联性语词进行衔接);(2)地点(空间)衔接技能(会使用表示空间的词语进行衔接);(3)逻辑衔接技能(含:使用概念词衔接的技能和使用关联词衔接的技能)。

语义连贯技能,即使语篇的内容具有条理性、层次性、逻辑性的技能。它包括:(1)使语篇内诸种语义之间的关系清晰、不出现前后语义重叠、交叉之情形的技能;(2)使语篇内容符合客观世界的纹理和认知过程规律的技能,做到语义连贯、流畅;(3)使语篇内容符合人类思维的法则(逻辑规律)的技能,做到不出现偷换(混淆)概念或论题,不自相矛盾。

使语言表达式可理解的技能,就是使语言表达式不违反语义规则和无歧义的技能。这里所谓的“语义规则”特指语句中的词义搭配符合事理,不出现“这块石头患有糖尿病”、“一个绿色的念头在疯狂地睡觉”之类的句子。歧义现象虽然是语言系统自带的,但交际中却是不允许出现的。

使语言表达式服务于交际意图的技能,就是使语流中的每个语言片段(插入成分、句子、句群)都能与既定的交际目的、意图相适应、能为实施特定言语行为作出贡献的技能。在典型交际(面对面的对话类交际)情景中,言者为了实施某特定言语行为而发出的话语,通常包括核心成分(它直接言及该言语行为)、辅助成分(它阐明实施该言语行为的理由)和修饰成分(它的主要作用是调节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情感疏密)。^①交际中的一席话语,如果存在着此三个成分以外的句子,那么该句子就不能与既定的交际目的、意图相适应,就不能为实施特

定言语行为作出贡献。

使语言表达式得体的技能,就是使服务于交际目标的语言表达式与交际对象、交际场合、话轮上下文、语体等相适应的技能。它包括:(1)与交际对象相适应的技能。“交际对象”即交际对象的个人特点,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知识结构及其水准;人文素养;职业、年龄、性别、婚姻情况、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脾气性格;爱好、特长;在当前事件中所充当的角色、当下的心境;与言者的权势关系、亲疏关系;等等。(2)与交际场合相适应的技能。交际场合包括时间(时机)、地点、情景氛围(庄重与轻松;严肃与随便;正式与非正式;公开与私下)等。(3)与话轮上下文相适应的技能。话轮上下文涉及当前话题、前面对话的内容要点等。(4)与语体相适应。这主要是指:注意口语与书面语、文言和白话的区别,不乱用;注意语言诚信、文明,不讲假大空的话,不实施语言暴力;叙述事件时多用描述性语言、形象生动的语言,能说清来龙去脉;阐述观点时多用议论性、概括性语言、其内涵和外延都明晰的语言,做到有理有据,论证结构完整、严密;说明事物时多用说明性语言,准确、简明的语言,做到条理清晰。

使语言表达式适应汉文化的技能。与汉文化的适应,包括:(1)与汉民族主流价值、社会心理、道德规范相适应;(2)与汉民族习俗礼仪文化相适应;(3)与汉民族的语用原则相适应。汉民族的语用原则主要有经济原则、礼貌原则、谦逊原则、含蓄原则、均衡对称原则等。

当然,从另一视角看,汉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同时也是汉文化的载体。作为文化载体,汉语中的许多词、固定短语(成语)、熟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等)都富含汉民族的特有文化。一个汉语交际者必须具备灵活选择这些语汇生成特定话语的技能。

灵活运用语用策略的技能,就是从实现交

^①譬如:小王:张局长,我哥后天结婚,我得请两天假。张局长:哦,小王,不能准你假。听我说,这几天市里要来突击检查,实在没办法。在这里,张局长实施的是“拒绝”之言语行为。其核心成分是“不能准你假”;辅助成分是“这几天市里要来突击检查,实在没办法”;修饰成分是“哦,小王”、“听我说”。

际目的、意图出发,根据交际中、交际前发生的新的具体情况而灵活地选择和实施应对策略的技能。语用策略多种多样,如解释、更正、强调、重复、换说、迂回、抑扬、擒纵、诱导、话题转移、穿插、停顿、暗示、圆场、婉曲、双关、容忍、移情以及语体转换、语码转换等。^①语用策略的使用,有些是说话人意识到的,有些不一定是说话人意识到的。它是一种交际智慧,是人的综合能力、综合思维素质的反映;它受制于人的智力因素、思维水平^②,与遗传因素有一定的关联。当然,后天的环境熏陶和自觉训练是主要的。

此外,说的技能还反映在词汇使用量、所用词汇的难度等级、所用句式的复杂性等级等方面。

(四) 朗读的技能构成

朗读是把文字符号转化为语音符号的过程,它包括输入(大脑感知、识别字符串并加以解码处理)和输出(大脑重新进行语音编码并通过语音器官发出)两个环节。显然,朗读技能是以默读(视读)技能为基础的,但本文只着眼于口语技能分析,故略去对默读技能的解析。

仅从口语技能的视角看,朗读技能主要包括:(1)能准确读出每个话句,包括不落字、不加字、不换字,不读错字、不读破词、不读破意群;(2)能根据作者或作品中人物表意的需要

设置话句的逻辑重音;(3)能根据作者或作品中人物表意的需要设置句中停顿;(4)能根据作者或作品中人物表意的需要设置句中句调、句末句调;(5)能根据作者或作品中人物表意的需要设置语篇中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停顿时长;(6)能把作品所蕴涵的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感朗读出来;(7)能通过朗读展示原句所含的音韵美、节奏美;(8)音量、语速与作品的思想、情感内涵相一致。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结论:普通话口语能力是一个复杂的活的系统。向系统外看,它仅仅是口语能力的一部分,而口语能力仅仅是语言交际能力的一部分,语言交际能力又仅仅是交际能力的一部分。向系统内看,普通话口语能力不是某种单一的能力,而是由一系列彼此联系、彼此渗透的能力构成的综合体。它的内在结构可用以下两个表概括。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断推进,随着我国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协作越来越密切,普通话口语能力在国民生活、工作中变得日趋重要;提升国民普通话口语能力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国家实力的需要。(见表1、2)

表1

普通话口语能力	听的能力	听的技能	复述性的听的技能	能复述或转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
				能复述或转述主要观点和论据
				能复述或转述某项工作的简单操作程序
			解释性的听的技能	能对重要的词语作出正确解释
				能对重要(关键)语句的深层含义作出正确解释
				能对口语材料所蕴涵的言者的假设、观点、信念、情感、意愿、意图等作出正确理解
			评判性的听的技能	能对口语材料中直接明示的主要或重要观点、说法作出比较中肯的评价
				能对口语材料所蕴涵的言者的基本观点、信念、意愿、意图等作出比较中肯的评价
			创造性的听的技能	发现口语材料所涉及的新理念、新方法,并拓展之
				就口语材料所述内容,提出自己独到的思考,并能阐明理由
				就口语材料所言及的相关材料,发现并提出新的问题
			汉语知识	语音知识;词汇知识;语法知识

①这里所谓的“语用策略”是狭义上的,主要是指积极的语用策略;不包括回避、含糊、刻意曲解、缓和、发假信息等消极的语用策略,更不包括体态语(如微笑、注视、点头,做手势,皱眉,使眼色、转脸,拍口袋,抬脚就走等)补偿、副语言(如故意咳嗽、叹气、发鼻音等)补偿等策略。

②思维水平包括思维的广阔性、深刻性、严密性、敏捷性、灵活性等方面,语用策略技能反映的主要是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

王跃平:试析普通话口语能力的构成

普通话口语能力	说的能力	说的技能	语篇技能	时间衔接技能	
				地点(空间)衔接技能	
				逻辑衔接技能	
			语义连贯技能	使语篇内诸种语义之间的关系清晰、不出现前后语义重叠、交叉之情形的技能	
				使语篇内容符合客观世界的纹理和认知过程规律,做到语义连贯、流畅	
				使语篇内容符合人类思维的法则(逻辑规律),做到不出现偷换(混淆)概念或论题,不自相矛盾	
			语用技能	使语言表达式可理解的技能	
				使语言表达式服务于交际意图的技能	
				使语言表达式得体的技能	与交际对象相适应
					与交际场合相适应
与话轮上下文相适应					
与语体相适应					
使语言表达式适应汉文化的技能	与汉民族主流价值、社会心理、道德规范相适应				
	与汉民族习俗礼仪文化相适应				
	与汉民族的语用原则相适应				
能选用富含汉民族文化意蕴的语汇					
灵活运用语用策略的技能					
汉语知识	语音知识;词汇知识;语法知识				
朗读技能	朗读技能	能准确读出每个话语	不落字;不加字;不换字;不读错字		
			不破词;不破意群		
		能根据作者或作品中人物表意的需要设置话语的逻辑重音			
		能根据作者或作品中人物表意的需要设置句中停顿			
		能根据作者或作品中人物表意的需要设置句中句调、句末句调			
		能根据作者或作品中人物表意的需要设置句间的停顿时长			
		能把作品所蕴涵的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感朗读出来			
		能通过朗读展示原句所含的音韵美、节奏美			
		音量、语速与作品的思想、情感内涵相一致			
		汉语知识	汉字知识;语音知识;词汇知识;语法知识;标点符号知识		

表 2

汉语知识 (汉语认知知识)	汉语语音知识	把握 5500 个常用规范简化汉字的标准语音(声韵调),含部分同形异音字
		把握若干常用规范简化汉字在语流中的音变规律
		把握汉语双音节词的音变规律
		把握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词语的轻重音规律
		把握汉语语句的音步、停延段、语调段的切分规律
		把握汉语句子的语法重音规律
		把握句末句调与语气功能意义的匹配知识
	汉语词汇知识	把握 15496 个汉语词语的规范词形
		把握 15496 个汉语词语的标准读音
		把握 15496 个汉语词语的基本义和常见的非基本义
		把握 15496 个汉语词语的语体属性
		能够区分常见的同形词、同音词、同形兼同音词
	汉语语法知识	把握 15496 个汉语词语的常规用法,把握彼此共现或连用规律
		能区分是否合乎语法的汉语句子
		能区分句法结构相同但意义不同的汉语句子(歧义句)
		能区分句法结构不同但意义相同的汉语句子
		能够区分不同句类、句型、句式的情态语气意义
	汉字知识	能熟练地通过调换、增加或删除句子中的实义性副词来改变句义
		能熟练地通过调换、增加或删除句子中的语气词、语气副词、连词、助词、叹词、插入语成分来改变句义
		能熟练地按照汉语习惯使用量词
汉语标点符号知识	把握 5500 个常用简化汉字的规范字形	
	把握 5500 个常用简化汉字的基本义和常见的非基本义	
	把握每一种汉语标点符号的表达停顿的功能	
	把握每一种汉语标点符号区分词位、区分意群的功能	
		把握每一种汉语标点符号表达语气、语意的功能
		把握每一种汉语标点符号表达词语性质的功能

Tentative Analysis of the Composition of Oral Ability of Putonghua

Wang Yuep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The oral ability of putonghua (Mandarin) is a complicated and live system. Outside the system, it is just a part of spoken language skills; the oral ability is only a part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skills; language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s only a part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side the system, it is a complex made of Chinese knowledge (Chinese cognitive ability) and skills of listening, speaking and reading aloud of oral Chinese. Only by finding out theoretically the composition of the oral ability of Putonghua can we formulate a scientific syllabus for training this ability for the next generations, develop a reasonable course system, compile a textbook which accords with the law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so as to set up scientific standards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is kind of ability and create evaluation databases with high-level reliability and differenti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ral ability; oral ability of putonghua; constituent elements

责任编辑:寇金玲